

GROWLING
TIGER, ROARING
DRAGON

常江 著

志
啸
龙
吟



虎
啸
龙
吟

GROWLING
TIGER, ROARING
DRAGON

常江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啸龙吟 / 常江著. — 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3568-4

I. ①虎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3016 号

责任编辑 欧阳婧怡 付如初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55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90 毫米 1/32
印 张 14 插页 7
印 数 1—20000
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68-4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重壤幽隔	0 0 1	第十一章	高台凌云	2 2 2
第二章	江东才俊	0 2 2	第十二章	炙手可热	2 4 0
第三章	卧龙出师	0 3 8	第十三章	将相和谐	2 6 1
第四章	千古空城	0 6 4	第十四章	短兵相接	2 8 8
第五章	母氏圣善	0 8 7	第十五章	一退再退	3 2 0
第六章	壮士不还	1 0 9	第十六章	鹤鸽之悲	3 3 8
第七章	登临绝顶	1 3 5	第十七章	唯别而已	3 5 6
第八章	秋风渭水	1 6 3	第十八章	冢虎一跃	3 7 6
第九章	悲吟梁甫	1 8 3	第十九章	流血漂杵	4 0 4
第十章	出师未捷	2 0 4	终 章	零落归山丘	4 3 3

黄初七年春，天子的车驾遥遥来到许昌城下。先导的仪仗正要进门，忽然城门坍塌，石块纷纷砸落，仪仗侍从一片惊呼，惨叫着逃窜。曹丕大惊，从皇舆上下来，只见遍地狼藉，被砸伤的人在痛苦呻吟。

施淳惊慌地说：“这、这一定是此处城门年久失修，陛下从东门入吧……”曹丕的心头掠过强烈的不祥预感，蹙眉道：“不进去了！回洛阳！”

春山叠翠，春水如银，粼粼闪光。圣驾队伍缓缓而行。曹丕坐在车上，神情郁郁不乐，偶尔咳嗽两声。郭照坐在他身边，宽慰他：“一座城门而已，也不必耿耿于怀。陛下先回洛阳也好，养好了身子，待避过暑热，妾再陪陛下来许昌如何？”

曹丕咳嗽着轻轻摇头：“我想今日那座城门，要应验到朕身上了吧……”郭照落泪道：“不、不会的！”

曹丕望着窗外，田野间一个老农在耕地，背影十分像司马懿。曹丕一阵激动，大喊：“停车！停车！”护卫不明所以停下车驾，曹丕激动地下车，踉跄向田野中走了几步，骇得护卫、宦官们纷纷追上去。那老农回过身来，却不是司马懿，他看见一身华服的天子，惊骇地跪下，曹丕不禁黯然神伤。忽然一阵猛烈的咳嗽，他捂住嘴，再拿开时，手上竟留下殷红的血迹。

黄初七年夏五月，曹丕的病势日渐沉重。这位史上最有文采的皇帝，此时也不过三十九岁。他虚弱地躺在床上，郭照握着他的手，泪流满面。宫外传来女巫含糊不清的歌唱祷祝声。曹丕微微睁开眼睛：“哭什么？”郭照惊喜地擦去眼泪：“陛下醒了就好了。太医，太医！陛下醒了，快拿药来！”

十几个太医一拥而入，诊脉的诊脉，喂药的喂药。曹丕喝了一口药，厌恶地转过脸去：“让他们都下去，没得烦人。”郭照柔声哄劝：“陛下喝了药养养就好了。您是圣明之君，怎么也学蔡桓公讳疾忌医起来了？”

曹丕微笑道：“朕的病，朕自己明白，今日死不了。趁着朕还清醒，你有什么心愿，快对朕说。”郭照流泪摇头说：“陛下，能在你身边，妾很幸福。妾是皇后啊，天下还能有哪个女人，比妾更幸福呢？”

曹丕脸上露出怀念的神情，笑着说：“原来已经二十多年了……朕初见你，是去参加月旦评的路上，你的手帕真香啊……朕初见司马懿也是那一天，还有杨修，那么年轻，意气风发。现在，只有你还在朕身边了……备车，朕要游后园。”郭照劝道：“陛下，等您好些了再去吧？”曹丕摇头：“你不是想和朕夜游后园吗？备车，备车！”

马车缓缓驶进了后园。夏夜朗月清风，静谧宜人。曹丕身子虚弱，郭照小心翼翼地为他裹上一件披风。曹丕淡笑：“朕是怎么写的来着？‘白日既匿，继以朗月，同乘并载，以游后园。舆轮徐动，宾从无声，清风夜起……’后边是什么，朕记不清了……”

郭照流着泪背诵：“……‘悲笳微吟，乐往哀来，怆然伤怀！余顾而言，斯乐难常，足下之徒，咸以为然。今果分别，各在一方……’”在郭照的声音里，曹丕似乎看见年轻的司马懿坐在角落，和昔日在马厩一样，穿着粗布衣裳，含笑望着他。

曹丕略带自嘲，笑说：“想不到，有一日朕连自己的文章都记不得了。这是给吴质的信吧？……朕这些朋友，唯独没有给司马懿写过信，朕想给他写封信，免得后世的人，都不知道了……”郭照立刻吩咐：“笔墨伺候！”宦官忙捧上纸笔，曹丕缓缓伸手提笔，但他的手颤抖不止，墨迹在纸上洒开一大团。

曹丕懊恼地用力一划，笔落在了他身上。

郭照忙换过一张纸，拿起笔道：“陛下要写什么，妾代陛下写。”曹丕摇头：“不写了……朕的心智已衰，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……写了，貽笑后人……文治武功，朕到底还是输了爹爹一筹。‘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……’朕登基七年，就写不出诗了……朕少年时的愿望，也只是随父亲平定天下。即位后才知道，皇宫比战场，更加消磨人的心力。可惜朕的一生文武抱负，却困在了帝王家。”

郭照哭着说：“不，不！陛下平定内乱，富国强兵，这些都是先帝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啊！”曹丕一笑：“你说得对，有大魏国在，这就是朕和司马懿共同奋斗的见证啊，还写什么信……”郭照小心地恳求道：“陛下，让司马懿回来吧！”曹丕摇头：“这个人情，留给新天子，让他把感激和忠诚，都留给新天子吧……”

郭照泪落得越发凶了：“陛下知道司马懿是忠于您的，您不需要用这样的法子。陛下，见一面吧，见一面您才放心啊……”曹丕沉默不语。郭照立刻转头吩咐道：“施总管！下诏！下诏！八百里加急，接司马懿回来！”曹丕喘息着抬手：“用密诏！让汲布带校事，去接……小心，有人，暗算他……”施淳忍着泪应道：“是！”

郭照安慰曹丕：“温县距离这里只有两日路程，他很快就回来了！”曹丕望着她：“你还记得朕去马厩找他吗？你也在，朕给你们舞剑，唱的那首诗，你还能唱吗？”郭照点头。曹丕说：“给朕，再舞一次剑吧，就用那把剑……”郭照忍住泪吩咐宦官：“去把我的剑取来！”

郭照执剑而立，皇后繁复的宫装丝毫不掩她挺拔的身姿，她仿佛一瞬间回到了少女时代。剑光流动，如舞蹈一样曼妙。

郭照一边舞一边唱着：“阳春无不长成。草木群类随大风起，零落若何翩翩，中心独立一何茕。四时舍我驱驰，令我隐约欲何为？人生居天壤间，忽如飞鸟栖枯枝。我今隐约欲何为？……上有沧浪之天，今我难得久来视。下有蠕蠕之地，今我难得久来履。何不恣意遨游，从君所喜？带我宝剑，今尔何为自低昂？……今日乐，不可忘，乐未央。为乐常苦迟，岁月逝，忽若飞。何为自苦，使我心悲。”

曹丕看着，仿佛又看到了少年时的情景：他在舞剑，司马懿和郭照坐着，为他击掌赞叹。而后岁月逝，忽若飞。

郭照还在唱着，舞着，曹丕渐渐陷入了昏迷……他梦见自己坠落在水中，载沉载浮。昔日水性很好的他，此时却浑身酸痛，只能任由波涛裹挟着自己一次次沉溺。阳光在他头顶如同凌乱的剑光，让他睁不开眼。他拼命向水面伸手，看到那凌乱的光芒中，是司马懿向他伸出手来。曹丕艰难地呼唤：“仲达，救我，救我……”然而水涌入他的口鼻，让他难以呼吸……

郭照在一旁泣叫：“陛下，司马懿就快来了，就快来了！”

司马懿垂着钓竿，一只小乌龟爬到了他脚边。他看着小龟愣了愣，惆怅地笑道：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，何况我已过不惑之年，没胆量和你比寿命喽……”他拿起小龟，放入水中，小龟划水游走了。手触到水面，他忽然想起那年和曹丕一起游过颍水——他们在水中一起抵御波涛，奋勇前进；他们爬上岸一起朗声大笑，青山为证。

身后马蹄声响起，他回头，只见汲布为首的校事向他疾驰而来。司马懿心中一沉，手中的钓竿忽地落在地上。汲布奔过来着急大叫道：“司马公快上马！陛下病危！”

宫中，曹叡抱着枕头，瑟瑟发抖。辟邪抱着他轻声说：“殿下别怕，别怕！您是皇长子，是皇后的儿子，等陛下驾崩了，您就是皇帝了！”曹叡颤抖地说：“他会杀了我吗？他把我娘都杀了，他会不会再杀了我……”

这时宦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“陛下召见平原王曹叡——！”曹叡的瞳孔中竟是深深的恐惧。

曹丕已到了回光返照的一刻。他声音微弱地吩咐说：“不等了……他们，都来了吗？宣……”门口宦官朗声道：“宣平原王曹叡、镇西将军曹真、镇南将军曹休、尚书令陈群觐见——！”

四人依次入内，每个人都怀着惊惧，不管是敬仰他还是恨他的。眼看这个

天子要离去了，他们都在疑惑：“大魏该怎么办？”

曹叡、曹真、曹休、陈群跪下：“臣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曹丕轻轻一笑：“万岁……哪有不死之人，不亡之国，不掘之墓……”曹真急忙道：“陛下请保重。”曹丕虚弱但镇静地说：“有些话，必须说了，阿翁……”施淳展开圣旨：“立平原王曹叡为皇太子！”

曹叡惊愕地呆住了。曹真、曹休、陈群立刻反应过来：“臣叩见太子殿下。”施淳将圣旨给了曹叡，曹叡一时激动，膝行上前握住曹丕的手：“臣谢陛下。爹爹，爹爹……”只听曹丕虚弱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：“爹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娘……爹要去了，你要好好地治理国家，爱护百姓，孝顺皇后……”曹叡痛哭道：“爹爹，儿子记住了……”

曹丕又望向曹真、曹休：“咱们是兄弟，不管曾经，发生过什么，朕都知道，你们心里，有魏国。朕指派你们四人，为辅臣，好好辅佐太子……”曹真忍不住诧异：“四人？”

施淳随即展开第二封圣旨：“以曹真、曹休、陈群、司马懿，为辅弼之臣——！”陈群神色一喜，曹休、曹真却是大惊。曹真大声回道：“司马懿？陛下不可！”施淳冷冷地说：“将军要抗旨？”曹真只能低头回道：“臣不敢！”

曹丕轻轻拉了拉曹叡，曹叡忙凑耳到曹丕唇边，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看到了吧……他们现在，就开始争了。让他们争，让他们为了自保，而对你忠诚。这四个人，你得会用，会压……”曹叡叩首流泪道：“儿子懂了，儿子记住了！”

曹丕轻轻伸手，握住郭照的手：“忧来……思君……不敢忘……”然后转脸望着殿门口，司马懿仍然没有来，然而他似乎看到年轻的司马懿含笑向他走近。曹丕对着那幻影，轻轻点头，交付自己的心愿：“替我，看看，山河一统，天下太平……”风拂床帟，一代天子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
郭照凄厉地痛呼：“陛下——！子桓——！子桓你别丢下我！子桓，子桓……”曹真、曹休、陈群也泪流满面，伏地痛哭。凄清的钟声响起。

此时，司马懿和汲布快马加鞭奔驰而来，然而未及入城却听到了钟声，城

门口的将士们流着泪跪下来。司马懿明白了，他还是来迟了。强烈的悲痛让他坐不住，从马上缓缓摔下来。

司马懿木然地躺在地上，因为两日马不停蹄的赶路，他的两腿之间都被磨出了鲜血。他不言不动，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滑落。他望着浩渺的苍穹，深蓝的天幕上缀着几点繁星，一颗流星倏然划过。

蜀国的天空下，马谡震惊地望着那颗流星划过：“丞相快看，彗星过紫微！”诸葛亮摇着羽扇走到窗边：“星象不祥啊！彗星犯紫微，主大国之丧；五星聚于西方，此兴兵之兆也。”

马谡惊喜地说：“大国之丧？据报曹丕已经沉疴一月了吧？也许，魏国已丧其君了……”诸葛亮感叹：“曹丕一死，从此天下战事将起，十年之内恐无宁日。”马谡眼睛一亮：“此乃丞相收服中原之时啊！”诸葛亮轻轻点头：“我有此志四年了……”

马谡笑道：“魏国连太子都没有，曹丕一死，必举国大乱！”诸葛亮摇摇头：“曹叡虽未封太子，但一定会继承君位。”马谡不以为意地说：“那又怎样？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头小子，不谙国事的罪人之子，性情乖张、养着男宠的纨绔子弟做了国君，正是天佑我国！”诸葛亮摇头提醒道：“不可大意，曹丕一定会留下辅臣的。”

天子的巨大棺椁停在殿中。司马懿叩头不止，额头流出血来，痛哭着：“陛下，陛下！臣来迟了！你为什么不等我啊……”一身重孝的曹叡去扶司马懿：“先生……先生保重，陛下有旨，让先生辅佐朕做一世明主。”

司马懿仍叩首哭泣：“臣是有罪之身啊……”

“父皇说，他是托孤。”

司马懿抬起头，面上血泪交流。曹叡伸手擦去司马懿脸上的血泪，然后轻轻涂抹在唇上。司马懿心中震动：“陛下一定会成为一统天下的明君！”曹叡吩咐：“给先生拿孝服来！”宦官捧上白色的官服，曹叡一抖，披在了司马懿

身上。

司马懿和曹叡缓缓走下丹墀。曹叡说：“先生记得我娘的嘱托吧？”司马懿拱手：“臣一定殚精竭虑辅佐陛下。”曹叡惨笑：“我终于能和先生公开说说我娘了。我娘的事，先生准备怎么办？”

司马懿小心地说：“待国丧之后，天子之母自当有追封。”曹叡冷笑：“那我该如何处置郭照？”司马懿吃了一惊呆住了：“陛下，太后也是您的母亲啊！”曹叡冷冷地说：“先生刚回来，心神不宁，您再好好想想吧！”说罢当先而去。司马懿惊愕不安地行礼：“是，臣回去安顿了妻小，就来给先帝守丧。”

曹叡忽然转头，神秘一笑：“对了，先生如今升为辅臣，原先的宅子，格局小了点。朕赐给先生一座新府邸，家里有惊喜等着先生，快回去吧。”司马懿心中升起不安：“这……臣是新起复的官员，陛下圣恩太重，臣无功受禄，实在承受不起。”

曹叡嘲讽地笑笑：“这惊喜，先生还真不是无功受禄。回去吧，回去就知道了。——来人，把司马侍中送回新家去！”曹叡转身走了，剩下司马懿满脸疑惑不安。

张春华担忧地看着司马懿一身素服出来，司马孚和司马师、司马昭骑马守在旁边。张春华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司马昭也期待地问：“父亲要回朝了吗？”司马懿疲惫地点头：“先帝遗诏，以我为辅政大臣之一。”司马孚一惊：“辅臣，这比二哥从前的官职还高了。”

司马懿点头：“是，这是陛下恩典。陛下说你孝期已满，也要回朝起复了。”张春华轻叹：“还以为在老家的安生日子可以再长久两年。”

司马懿歉疚道：“又要跟着我搬家，辛苦你们了。”司马师忙问：“咱们还回老房子住吗？儿子先带几个人去打扫一番吧？”送司马懿出来的宦官笑道：“公子放心，陛下赐给司马侍中的新宅邸，可都是天天打扫干净的。”

张春华有些诧异，司马懿心事重重地上了马车，握住她的手：“有话进了门咱们再说。”

一行人来到新宅门口，宦官笑问：“陛下所赐的宅邸，侍中还算满意吧？”司马懿忙躬身谢恩：“实在是雄阔过于所望。陛下所赐太优厚，令臣惶恐。”宦官眨眨眼：“快请进去吧。陛下说了，还有惊喜等着您呢。”

司马懿走上前，忐忑不安地轻轻推开了门。柏灵筠抱着两岁的司马伦站在院中，望着司马懿悲喜交集，眼中浮起泪水。司马懿和张春华都惊呆了。柏灵筠款款走上前：“妾恭迎老爷、夫人归来。”

司马伦脆生生地开口：“娘，他们是谁？”稚子的声音十分清亮，倒是把众人都吓了一跳。柏灵筠望着司马懿，目光中尽是痛楚与喜悦：“他是爹爹，爹爹回来了。”

司马懿惊愕地走上前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司马伦。司马伦稚嫩地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司马懿颤声道：“那天晚上？”柏灵筠点头。司马懿问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柏灵筠淡然道：“怕你不安。我说过，京城的事我一个人承担。”

背后司马昭对司马师轻声说：“咱爹真是厉害啊，一战而霸，儿子都出来了。”侯吉也小声道：“老爷，您一次就成了啊？这也太省事了……”

张春华略带嘲讽地笑着走上来：“司马仲达，你可以啊。”司马懿惶恐道：“是她可以……”张春华冷哼一声：“是你们俩可以啊，仲达之前怎么说兵法来着？毕其功于一役了。”

这时柏灵筠向张春华敛衽行礼：“夫人，如今妾的身上，没有皇帝之命了。我只是一个小女子，若夫人让我走，不会对老爷有任何的伤害。我虽然是个女子，但还养得起自己的孩子。妾愿意听从夫人发落。”

司马孚忙上来劝：“嫂子，孩子都生了，从前的事儿就过去吧。”

张春华轻轻抚了一下司马伦的脸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柏灵筠小心翼翼答道：“我起的名字，司马伦。”张春华点头：“司马伦，我司马家的孩子要放在外头养，就是我真的不懂人伦天理了。”

柏灵筠惊喜地说：“小女子如乱世飘萍，随风流转，幸遇到老爷，此生才有了寄托和志气。只求为老爷排忧解难，绝无对夫人不敬之心。规矩我知道，

夫人是伦儿的嫡母，伦儿的一切教养都由夫人做主。”

张春华傲然道：“我有两个儿子，并不稀罕养别人的儿子。母子天伦，比什么嫡庶尊卑的规矩都大。从此后我住东院，你住西院，咱们彼此相敬，也互不干涉，这或许对你我都是最好的安排吧。”

柏灵筠含泪说：“世间磊落如夫人者，我见所未见。”

司马懿也被张春华的气量感动了：“多谢夫人成全。”

张春华淡笑：“不是我成全她，是她自己成全了这个家。别站门口了，进去布置新家吧。”

侯吉欣喜地应道：“小的这就去做接风宴！”他左右打量了一圈，没找到小沅，有些失望，又有些期盼。

诸葛亮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书，马谡也正在办公。探子进来禀报：“禀丞相，洛阳急报！”诸葛亮眼睛一亮，接过密报看了一眼，大喜：“曹丕果然死了！”马谡也惊喜地抬头：“丞相料事如神！”

诸葛亮一笑：“曹丕临终前立曹叡为太子，又指定了四名辅臣。”

马谡忙问：“哪四人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幼常对魏国朝堂了如指掌，不妨一猜。”马谡笑：“辅政自然要位高权重，又年富力强之人。曹丕同辈的宗亲中，定有曹真、曹休。”诸葛亮点头：“然也。”

马谡继续说：“文臣中自然是尚书令陈群。”诸葛亮点头。马谡有些迟疑了：“这第四个人，难道是吴质？”诸葛亮摇头一笑，笑容中颇有深意：“吴质德才皆不足以当大任。是司马懿。”马谡一惊：“司马懿？他不是被罢官了吗？”诸葛亮说：“他人不在朝堂，但魏国始终在施行他设计的新政。曹丕从没有真正罢黜过司马懿。”

马谡分析道：“陈群腐儒尔，不涉军事；曹休职责在东吴，且此人性急少谋，这两人都不会对我们有威胁。曹真负责与我国的战事，此人虽然勇武，但量小性骄，不足为虑。只有这个司马懿……此人很少用兵，但魏国这些年的每一件事，似乎都在被他控制，这个人，学生看不透啊……”

诸葛亮说：“司马懿才是我国真正的劲敌，但未必不可战胜。”马谡好奇地问：“丞相了解他？”诸葛亮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知道四个辅臣势同水火，曹真、曹休在一日，司马懿便一日施展不开手脚。此天赐我克服中原、光复汉室之良机！……备车，我要进宫面见陛下！”

皇宫的大门一层层打开，夜深人静的皇宫被诸葛亮的车轮声惊动。

宫中，几个小宦官在鼓吹奏乐，蜀汉天子刘禅一手抱着一个美人。旁边的美人们有的给他喂酒，有的给他喂荔枝。刘禅忙着这边喝一口酒，那边咬一口荔枝，满嘴流涎，不亦乐乎。忽然门外的老宦官黄皓着急地低声敲门：“陛下，相父来啦！”

刘禅大惊失色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赶着美人们：“快走快走！你们快走！走后门，别让相父看见！快藏起来，把乐器都藏起来！把朕的书拿来，快！相父让朕读什么来着？”

一个小宦官提醒：“《孟子》！”刘禅赶紧说：“对对对！快把《孟子》拿来！哎！朕的衣裳呢，朕的裤子呢？谁把朕裤子拿走了？快给朕找衣裳！”小宦官们被他指使得连滚带爬，寝宫里乱作一团。

魏国这边，曹爽为父亲摆了一桌盛宴：“爹，叔叔，你们几日守丧辛苦了，快补补……”曹真郁闷难消，一拍桌将整个桌子都掀翻了，汤水狼藉：“吃，你就知道吃！”曹爽委屈地说：“爹这是怎么了……”曹休说：“司马懿回来做辅臣了，位列侍中，跟我们平起平坐，你爹能不烦吗？哎，你们家还有什么吃的？你爹不饿，叔叔我眼睛都饿绿了。”

曹爽吩咐婢女：“快吩咐厨房，再办一桌！”曹真闷闷地坐下：“总以为改天换日了，谁知道他又回来了，还不是换汤不换药！”曹爽沉吟一下：“爹，您是想做掉司马懿呢，还是想做掉他的新政？”曹真冷笑：“只要新政在，你看他离开朝堂三年，咱们宗亲不一样受压制？”曹爽摇摇头：“那就麻烦了，要司马懿死，只需要一两个刺客；要新政死，那得牵连多少官员啊？”

曹休恨道：“要那么容易，我们还等今天？”曹爽闷闷地说：“皇帝总算死了，这机会不用有点可惜啊……”曹真不解：“怎么用？”曹爽摸着光溜溜的下巴，双目一亮：“有了！换掉新政派出去的那些官员，不就成了吗？”曹休吓了一跳：“你做梦呢！官员的任免早被尚书台把持了！”

曹真突然醒悟：“奔丧！将各州郡的太守县令都召回来奔丧。他们到了京师，是去是留，是用是黜，便由我们辅政大臣说了算！陈群是个软蛋，咱们两个对司马懿一个，将他安插的人拿掉，就可让司马懿的新政付诸东流！”

曹爽拍手：“爹就是爹！这一招叫釜底抽薪！”而后他捡起一只漆酒盏，将其中的酒水抖抖干净，笑道：“这才好换新酒嘛！”曹休大喜：“妙啊！妙！孺子可教！”曹真一挥手：“走！叫中护军把兵都带上，着甲佩剑，咱们给司马懿‘接风’去！”

陈群和司马懿正在加紧批阅文书。司马懿问：“陈兄，东吴的军报送来了没有？”陈群摇摇头：“还没有。”司马懿又问：“那西蜀呢？”陈群翻找了一下：“也没有。怎么？你担心东吴、西蜀趁着我国国丧起兵？”司马懿蹙眉：“孙权、诸葛亮再度联盟，必然乘虚而入，现在的寂静，不是好消息啊……”

这时外面传来铿锵的铠甲声，陈群和司马懿疑惑地站起身来。只见曹真和曹休身披铠甲带着队伍，昂然直入。陈群大吃一惊：“他们意欲何为？！”

曹真满面森冷，手按剑柄，杀气腾腾向着司马懿大步而来。陈群惊骇之下，下意识用身体去遮挡司马懿，司马懿用力拉开陈群，坦荡迈上一步。曹真居高临下地望着司马懿：“恭贺司马大人重回尚书台。三年不见，本将军无日无夜不思念司马大人啊！”

司马懿微微一笑：“多谢，下官也甚为怀念与大将军共事的日子。”曹真冷冷一笑：“好，来日方长。”陈群这才松了口气：“二位将军来尚书台，可有军务？”曹休说：“我们是来问问，尚书台怎么还不下诏，让各地郡守来京奔丧，哭临先帝哀殿？”

陈群有些慌张地问：“这，先帝并无遗诏让大臣奔丧啊？”曹真咄咄逼人：

“先帝也并无遗诏不许大臣奔丧！”司马懿道：“武帝曾有遗令，国丧之期各将不可擅离职守，可为今日参照。”曹真说：“今非昔比！武帝时国家正值战乱，不奔丧也就罢了；如今海内承平，再不奔丧，纲常何在！岂不貽笑孙、刘！”

司马懿冷静地说：“各地官员进京奔丧，只会让政事荒废、百姓不安。何况国丧之际，孙、刘对吾国多有覬覦，各地更应严加戒备，岂可聚于京师，而弃国家于不顾？”曹真怒道：“天子如父！死了爹却不奔丧，罪该万死！大人自己不守父丧，便欲天下官员都不忠不孝？还是要陷陛下于不忠不孝？”司马懿情知来者不善，身子微微一晃。

曹休立即接道：“辅政大臣，我与子丹居首。怎么，我们的政令不算数？”司马懿回应：“先帝令将军辅政，却不曾让将军擅权！”曹休唰地拔剑：“究竟是谁擅权！”陈群慌忙上前拉架：“大将军息怒，都是为了国家，不必争执，不必争执……”

曹休斜睨着陈群：“陈尚书，你意下如何？”陈群看看两边，为难地说道：“这，我等难以决断，去禀奏陛下可好？”曹休又唰地将剑还鞘，嘲讽道：“尚书这官儿当得可真省心啊！”

寝宫灯烛高照，十几位画师在为甄宓画像，曹叡焦躁不安地背着手转来转去。一个画师画完，宦官将画像呈至曹叡面前，画师畏惧地低着头，不敢作声。曹叡凝视之下，神色震怒，咆哮：“不像，一点也不像！毫无母亲的风姿神态！来人，拖下去斩！”那画师大惊：“陛下！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……”

羽林军上前拖起那画师就走，惨叫声久久不绝。殿上剩下的几个画师都不自主地哆嗦起来，有个人手一抖，一条线画歪了。曹叡指着那名画师：“玷污圣母画像，也杀了！”羽林军又拖走了那名画师。

曹叡暴躁吼道：“连一幅画像都画不好，朕要你们何用！都是废物！杀了！辟邪，给朕传旨，征召民间画师，凡有能为朕生母描容者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！”辟邪怜惜地望了一眼曹叡：“是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”曹叡恨恨地说：“朕就不信没有好画师！”

辟邪走出宫门，看到四大辅臣正向宫门走来，他疑惑地上前问道：“四位大人，此时入宫，有何急事？”曹休说：“吾等要面见陛下，速去通报。”辟邪淡淡一笑：“陛下此时，只怕不便见四位大人。”司马懿望着辟邪，觉得有些面生。他第一次感到，离开三年，他跟这个朝堂似乎真的有些生疏了。

见辟邪回来，曹叡不悦：“这么快就找到啦？”

辟邪拱手：“回禀陛下，四大辅臣齐聚宫门，想要请示陛下，是否要让各地郡守进京奔丧。”曹叡怒道：“他们自己做不了主？”辟邪一笑：“四个辅臣差点打起来，这才来请示陛下嘛。”曹叡不解：“打起来，谁跟谁打起来？”

辟邪回道：“两位曹将军力主奔丧，说此事关乎忠孝；司马懿力阻奔丧，说社稷安定为重。至于陈尚书嘛，就是个串场劝架的。”

这时曹叡耳旁响起曹丕的声音：“他们现在，就开始争了。让他们争，让他们为了自保，而对你忠诚……”他冷笑道：“果然没一天安生啊。不过既然二对一，司马懿落了下风，那就不必奔丧了吧！”辟邪问：“理由呢？”曹叡冷笑：“理由司马懿不是替朕想好了吗？天子之孝与庶民之孝不同！”

曹真听了曹叡的旨意，冷冷觑了司马懿一眼：“使陛下落不忠不孝之名的，就是你了！”接着便和曹休拂袖而去。

司马懿向辟邪拱手：“臣想面见陛下，请公公代为通报。”辟邪淡淡一笑：“想见陛下，等早朝吧。”说罢转身而去，剩下有些茫然的司马懿。陈群轻轻拉了拉司马懿的袖子，轻声道：“走吧。”两人向着宫外慢慢走去。

司马懿忧心忡忡道：“陛下身为皇子时，便是这等深居简出，不见大臣吗？”陈群叹息：“唉，自从甄夫人去世之后，陛下的性情就变得十分古怪。仲达你才回来，要小心啊……”司马懿若有所思：“十分古怪？”

地上扔着几幅被撕毁的画像，曹叡气得咆哮：“杀！都给朕拉出去杀了！”羽林卫进来抓人，一片惨号回荡在幽深的皇宫中。

郭照却听不到，事实上连日来她除了思念曹丕，什么都听而不闻、视而不见。